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蟬史 卷之五 明化醇倚床迷本相

經走翼飛之理，誠則能明；神來智往之符，大無不化。翻餘惡夢，為君為僕之紛紜；歷盡迷津，非我非魚之隱約。 矩兒告甘君曰：「頃得父書，阿母以今日來青城山、兒將往謁。」木蘭曰：「須乘夜去，明日恐錯迕。」甘君亦促之。矩兒上青城山，未及半，月東出矣。忽二虎剪尾咆哮，徑撲左右，風聲入雲，腥氣滿谷。矩兒騰身於右，出一拳擊左虎，挾其目，又騰身於左，出一足橫踢右虎，碎其陰，俱跳擲自斃，力盡臥岩畔焉。員夫人方與童子語，今夕矩兒當至，何蓮漏深沉，尚聞其耶？」繼聞山中虎嘯聲，猛省曰：「吾兒危矣。」命童子以符禁虎，將兒歸。童子下半山，適虎母悲二子之已亡，來伺矩兒，則已昏然睡，將得而甘心矣。童子咒曰：

咄咄咄，山君坐折腦後骨。哈哈，封姨立墮一彪胎。

虎母自搖尾去，乃負矩兒還。員夫人喚曰：「兒勿眠，阿母在庵前。」矩兒醒，哭拜於地曰：「秦川風雨，母也因依；蜀郡煙塵，父兮睽隔。未躍姜家之鯉，如無鄧氏之兒。永懷堂上劉樊，乘白雲於此日；可憶膝前雞犬，舐丹藥以何年。敬謁青城，儼窮碧落。烏雞反哺，須知季亦嗟予；鶴便重歸，徒訝仙曾有子。」夫人謂曰：「兒志在誅珣，力於攻取，清宇內之惡，救民間之災。消劫以慰天神，積功而揚父母，漢廷方朔，終是仙兒；魯國汪口，斷無殤死。惟兵為兇器，蠱乃血蟲，豎苟據乎膏肓，醫勿為之和緩。從而伏枕，繼以麾旗，提六六之魔頭，斷千千之蠶尾。鼎鍾之績成矣，河岳之光爛焉。從此葉縣仙令，神返玉棺；藍關從孫，跡留金字也。」矩兒拜辭，猶有靡依之態。員夫人袖出一幅剩錦付之，曰：「後五年迷道至江沉羽處，兒當踏此得渡。怪獸來攫者，亦乘此可免。」又指謂矩兒曰：「前者二虎斃，其族來報矣！兒避之。」矩兒回視，東旭射日，虎鬚若林，望阿母及童子，駐一懸崖。惟呼速去。矩兒遂以錦鋪地，乘之起，即如御風。下山行，聞城隅笳鼓聲，則蜀帥以備邊還，來詣甘也。入幕伺之，蜀帥至，與甘君議戎事。甘君曰：「渡川兵兩日計三千人，請簡其半，駐西陽州，調土番二千人，應秀山縣。僕與君分統，勞逸均之。」蜀帥曰：「職願為前部，領土番。」甘君曰：「請無速戰，登山馳逐以示勇。倦則解甲臥，慮賊無謀來擊，先列無數陷塹以待之。若有謀，必不敢來。俟僕覘賊者還，別有所決。」蜀帥曰：「昔總帥罕之戰，以三千人破賊數萬，軍聲震耳。可作三日蟬，今聞所授策，又窺豹之一斑矣。」即日辭去。簡千五百名精兵以待甘君。自以土番二千人為前路，援秀山。甘君午後，仍與木蘭微服出，至前酒家，待司為季孫不至。因取紙筆和昨詩云：

蜀雲如錦織平川，別有人稱錦裡賢。

不見所思空對酒，隔江望斷過江船。

後暑古遼甘如飴和。久之，季孫足音仍寂。甘君曰：「天女其倚聲焉？」木蘭曰：「非荷戈者所優也。」亦題曰：

孰與清詞滌九川，嚴公曾和杜陵賢。

天涯相訪不相遇，返照難留估客船。

署東海鄺仲離步韻。甘君曰：「天女自有姓名乎？」對曰：「先世道元，以注《水經》得亢其宗，雪食其遭烹田氏之辱。昔少在宮闈，君父以次女故，命名仲離也。」甘君曰：「逸蹟天成，不為世人矧技，能詩者固不言詩耳。」日暮，季孫始偕一人至，揖甘君云：「此吾湖海友明化醇，闡陰陽化生之機，二十年矣。願與吾偕至幕府。」甘君曰：「總帥以禮聘先生，命某代致。」即再拜。季孫同揖與，命木蘭將贄獻，有書啟云：

鼎膺朝廷鉞旄，來蜀攝徵討事。獨勇不克，獨謀不減，旁求俊明，幾於廢沐忘飯矣。側聞先生，武庫之門，文園之裔，風流釋群倫之癡結，放誕通六合之精神；惟苗民味皇降之衷，故聖王以蒼生為軫。是宜九辟，以命三軍。謹以天家所頒赤白金卮，綠黃佩帶，空頭誥身二職，如意記事一枚，以將執雁之儀，匪若饋鯖之陋。

季孫稱謝。化醇辭曰：「公以禮聘我，未合趨承，譬猶女子十年已字，百兩方將，其附和之娃，在女家為媵姬，入男室為奔妾也，請從此絕。」甘君曰：「又何傷乎？實不虞兩賢之同時集也！」木蘭進曰：「明先生其守株者歟！則不敢請。既同有人幕之約，想亦不羈，安有初占連茹，忽著絕交者。」化醇乎其容，遂偕赴幕府，從此軍中呼司馬季孫為正參，而目化醇為副參。甘君自成都赴西陽。行三日，所簡精兵，已駐請號令。甘君與二參謀議曰：「聞苗苗樂般，本夜郎人，世為青衿，以諸生試還山中，被白苗擒之歸，而妻以女。其翁死，因長白苗，彼不樂戰爭，為其下所懲，僕當乘其眾心未固，遣一人陳說利害，彼心動必持兩端。即不出降，亦不敢索戰矣。緩則生變，方以計擒之，何如？」季孫曰：「吾當代為文檄之，即往說，總帥陳兵以耀德。不十日，令彼自誅其強梁賊，手足已斷，不降何為？」化醇曰：「苗所居地，風雨之會，陰陽之和，白苗建都，天一所生也；司馬公賦性文明，木火之質，水既剋火，澤亦滅木矣。化醇安土敦仁，歷有年所，面垢不能去，浮土之形，脾醒不欲眠，燥土之氣，自能制白苗積水，為天將收金，況以儒通墨，久得誦《金剛經》不爛之舌，羿馭必志，虞機善迎，非邀諭蜀之功，實佐平蠻之略耳。」季孫曰：「明副參理數融釋，代吾行是也，總帥可從之？」甘君曰：「此行固用文戰，二君皆優為之，僕拱手觀成而已。」季孫為檄文畢，促化醇行。化醇自為諸生服，徒步入亂山中。近苗人村落，為邏者所執，即大笑曰：「蠢茲有苗，豈識吾與大王同游於庠，乃丙舍故人也，速以筭輿至，命門生舁之。」邏者亦笑曰：「此漢家博士弟子員也，偷狗之暇，乃欲攀龍，試以獻吾王。」呼竹籠舁之行。見樂般，化醇曰：「王獨不記入學鼓篋時耶？」般肅然曰：「芹茆薄彩之年，其風肆好，爰及蠻貊，曷敢忘諸？」化醇曰：「某嘗敬業樂群，亦烏知泮林之，化為阿閣之鳳也。」般大喜，親釋其縛曰：「使我友為囚，士貳其行矣。謹以謝。」化醇曰：「王自以為與漢孰大，而升陵伏莽，困石據藜，一朝挫折，死則頭行萬里，生亦身具五刑，嗚呼！狗何為而喪家？鴻何為而罹網？回憶生存黃屋，何如故物青衫？吾聞豎儒被誅，未聞王者不死矣。」般憬然而悟，蹙然而悲，前席請曰：「自隔一餐，鮮聞其過，有幸而教之者，願伏而思之也。」化醇出司馬正參謀之檄示之，云：

苗民之錯處蠻服也，如中之蝨，以人之汗垢長養之，及其蠢動而膚吸血，則雖百歲老翁，慈眉覆目，猶將遣其稚孫輩，大索衣襦，得其物而遍示長幼，翁以指甲力誅之，而後釋於忿，其長幼毛孔蠕蠕，亦覺痛癢疊至。又無不人人自解其衣，各捕蟻蝨，必盡殺以為快。蝨之為擾，致斃焉而後已。今夫蟻，喙牆下。聞廚中有餒魚骨，狼籍糞草間，則小蟻以報於其王，統蟻帥十百，蟻兵萬千，倍道疾馳，思負魚骨歸，以樂卒歲。然他穴食指動者，又逾山阜，渡津梁，率傾國之蟻以爭此骨也。既而入糞草境，或數十百蟻，分載共歸，其帥引於前，王殿於後。夫然，各返其穴，飲至策勛，國中無不厭若魚骨者，固無患矣！則有自作不靖，游騎四出，行過廚下，或登廚人床，遽擾枕席。且歷碗右，橫行腥羶之場，廚人無怒，亦未之有，急擁彗掃除之，聚其王與帥卒而燔燒之，怒猶未已，蹤至群穴，悉蕩滌之。自此廚左右無蟻跡。爾白苗酋長，曾讀書，知取譬矣。有不遭血流之蝨乎？其潛居衣縫，仍竊老翁之汗垢以生可矣。有不被火攻之蟻乎？其不登庖廚，惟求魚骨於糞草以退可矣。不然，告之話言，有微無戰，就我涓醢，求死不得也。

般得檄，大慟出血曰：「吾儕小人，受涵濡而不知，有巢穴而自亂，狡譬而喻，實誘其衷。當哀吁邱山，以乞首領。今日之悖，乃紅苗禍人也。」遂折竹箭為誓，命寨中立降旗，下書云：

謹守漢約，毋與番爭。

誓擒紅苗，不敢白戰。

謂化醇曰：「真吾師也，請執弟子禮。」化醇曰：「是何敢然！既為向化之儒，可講分經之誼，並以行呼？以齒坐而已。」化醇行一，般行二，年亦化醇長。於是命軍中獵雉兔之品，解一牛，烹羊豕二，為明一兄勸觴。般有健苗三人，兀左丞、易萬戶、曷

都把，凶很善殺掠，皆不願豬化醇者，相與計曰：「大王為腐儒惑矣，盍以女謁惑腐儒而潛斃之？」乃跪進一猪曰：「大王弟兄會合，非歌舞恐不樂也。」般曰：「誠哉！」命四苗女進：兩女齊唱，則兩女對舞。三人曰：「苗腔不足以襄嘉會，謹集杜四首，以垂手折腰諸節，按拍應之。」化醇以手作諾字。遂歌舞云：

只在忠良翊聖朝，崆峒使節上青霄。
城南少婦愁多夢，漏泄春光有柳條。
來游此地不知還，曾閃朱旗北斗殷。
諸葛大名垂宇宙，五溪衣服共雲山。
伐木丁丁山更幽，相親相近水中鷗。
非關使者徵求急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。
打鼓發船何郡郎，青春作伴好還鄉。
欲填溝壑惟疏放，暫醉佳人錦瑟旁。

般以酒屬化醇曰：「惟我一兄常醉其旁，何言暫也？」化醇答曰：「佳人有是，不填溝壑者僅矣。」四人中尤冶者，為折腰女謝鬢兒，極工諧媚。般命醉客者有賞，不能則答之。化醇視鬢兒妖豔，殆不從人間來，乘醉謂般曰：「昔已亡商辛，姒死周涅，驪姬惑獻，狄後逐襄，尤物之生，多於異國。此者，非吾弟之禍水耶？」般亦笑曰：「以禍水決而注之，便請侍枕席，兄為柳下季乎？為蘇子卿乎？」化醇殊窘，謂般曰：「國事未了，何敢荒淫，是陷阿兄於不義也。」三人叩頭言曰：「國事大者，無過招降。今降旗豎矣，卻吾主之意，軍中皆將自疑，願出入小節，以悅憚新知。」鬢兒持巨觥以沃，般大悅，多予賞賚，自辭去。化醇醉甚，懵無知矣。三人呼鬢兒語曰：「汝功在旦夕，幸自奮陰符，能令腐儒自絕於衾壘，不使吾徒有殺使者之跡，則王心可轉，國祚可延耳。」鬢兒曰：「生死惟天所命，喪其精氣，或可為也。」三人曰：「能如是，亦云可矣。」遂掖化醇入寢室。鬢兒為之脫幘解衣，導以物欲。化醇雖醉中，尚自斂抑，謂曰：「我室欲者二十年，不能陷溺，俟大王歸漢之後，為爾相攸。」鬢兒嗤曰：「身雖竄苗中，亦不甘與淫娃伍。今禽也擇木將棲矣，仍復驅之，將安歸耶？」引刀欲自刺。化醇曰：「死無益也，若耽爾色者，早命橫陳矣。我不愛爾生，豈懼爾死。無已。不異床，不異被，以報爾之誠。天明自去，若逼我以形穢，即以刀刺吾，受而不悔也。」鬢兒歎曰：「必不得已，誠如君命。」輒裸體入共枕被，化醇終不勝醉，作鼾聲，鬢兒潛下其襦，不為覺，索所戲具，沉埋不復出。因幽思曰：「此嫌於無陽者，尺蠖之詘，有道人也。盍舍之？」既而曰：「精氣尚完，無以復三帥也。」遂側身抱其尻，而於前則以手按摩之，亦漸倦思臥矣。中夜稍醒，見小人寸餘，出化醇鼻，登鬢兒之腹，細語曰：「吾伺主人睡熟，來與卿合。」鬢兒謂曰：「么麼之軀，焉與人媾？」小人曰：「彼勇敢強有力者之媾精，非吾為之用命乎？而譏其渺小也。」遽逞淫縱，亦不厭瑣細云。鬢兒方神其技，聞化醇醒而泣曰：「天乎，三屍神誤我矣。」以手踏鬢兒於地，鬢兒視寸餘小人，遁入床下去，靈液滿戶，如與神道接焉。遂潛出。天明，化醇臥病，般詣床相慰，化醇曰：「屍神以淫攝吾陽，似無生理。若見憐者，使人昇還西陽，誓不相累。」般亦嗟歎良久，謂其左右曰：「明副參以忠義來招撫，乍櫻疾病，宜速送之歸。」三人密啟曰：「何不俟其死，而以喪歸之。見我之誠。」般曰：「不然，非令輿疾還，其總帥必罪我，以是求降則可，卿等無輒債大事。」三人乃囑昇者：「及漢營而昇之荒壤，不必見漢卒一人。」昇者果力疾馳，三日抵西陽城外，即棄之。始甘君不得化醇耗，謂季孫曰：「副參此行，殆有意外乎？」季孫曰：「其酋必願降，部下賊或多梗也。要不敢加害。」言未既，有巡軍數人扶化醇入，神思委頓，瞪目不復一言，唯泣下。甘君命置其床，季孫坐側歎曰：「明副參借我出山，欲作何等事業，乃奄忽以終耶。」化醇微言曰：「吾不能制三屍神，遂遭息壤之盜，苗女入室，真精喪亡，殆不可戀世。」季孫曰：「凡被蛇蠍傷者，得其物治之則可癒。苗女為誰，縛之來，則繫鈴而解之，至便也。」化醇示以謝鬢兒狀。季孫告甘君曰：「有能入白苗中，生劫謝鬢兒者乎？」甘君曰：「獨吾矩兒能之，恐不為女妓辱。」呼矩兒至，告以所為。矩兒曰：「似無不可，但兒將禱於父母，卜吉而後去，須以第三夜也。」是夕，化醇進仙術粥，稍未昏眩，二更燈燼尚熒，見有女子來詣者曰：「副參不淫而喪精，吾奉神人命，以淫而療疾。」化醇自思：「戒嗜慾一關，以為苗女攻破，此即何拘泥乎？」起就女子乞醫治。女子曰：「吾能治人疾，不能醫獸病也。」出一鏡示曰：「試照爾形？」化醇視鏡，已乃變獼猴焉；更照女子，固天仙也。益悼歎曰：「人也而獸，半生道氣安在哉？既為獸，亦甘穢形矣。」即擁此女子。聞扣扉者言曰：「明化醇為此，真墮落也。」女子答曰：「儒種不可失，吾自求配，何曉曉者為。」語畢，見此女亦為牝猴，告化醇曰：「以肉治耶？以鐵治耶？」化醇大驚曰：「吾皆不欲治矣。」此牝猴遂據而淫之，殊無所苦，亦心死任之耳。將曉，仍一麗人也，下床而隱。化醇欲途既開，道果頓萎，眠食俱廢，以俟幽歡。及次夜，前女子不復至，竊冀牝猴之來，亦無庸拒。終已寂寂。

越宿，漸失本形，季孫來視，化醇骨立矣。而言詞轉清越，詼諧百出。佚蕩異平時。季孫曰：「君為魔鬼侵害矣，亦思返本乎？」化醇笑曰：「無欲以觀，不如欲；即色皆是，何故即空。」甘君入，見化醇心疾未愈，曰：「今當命矩兒去，迎鬢醫來。」化醇曰：「疇昔之夜，有美一人，惠然肯來，勿藥有喜。夫鬢兒其次焉者也。」甘君出，謂矩兒宜去。矩兒曰：「兒禱於父母，夢中報雲，借淫鴛之口取叛苗之頭，夏姬自訪巫臣，少伯能諧西子，為國熊羆士，無與人床第謀也。」甘君曰：「令彼自殺人，如天之去疾，非神人善謀。吾智不及此。」

矩兒乃趁日落馳去，初更至其地，見降旗下有苗賊數人，喃喃私罵。問曰：「此旗何為而逢公等之怒也？」罵者曰：「童子何知，我紅主來邀白主舉事，前以漢書生立談，遽為搖惑，而植此旗，此中兀左丞報書我主，今特命國之副車，來責背盟，猶自相持不下，作厭厭夜飲，以故古人舌戰之。吾徒役於人者，奔命終日，馬□□，是以向旗而墜。」矩兒曰：「此曷都把之人，不善勞客使也。」請入為治具設食，徑去寨後廚中呼曰：「副車之從者，饑且渴，何不飲食之？」廚苗曰：「爾何童？來理此事。」矩兒曰：「為從者荷食器者也。爾雖慢客，客不自言耶。」廚苗謝曰：「誠供刀匕者之疏也，幸延進。」從寨左過女部東小室中，即觴客所。矩兒出招紅苗曰：「廚者命小子導入款洽。」紅苗悅，從之行，入置酒室。矩兒旁瞰鄰屋，即貯嬌舍，因人為禮。四女皆問曰：「漢娃何役於是？」矩兒曰：「吾全家為天兵所驅，降天朝得不死。甘總帥以謝氏女淫死明副參，遣十員將，來取謝女首，父母命我，群女畏死者先通款，不至玉石無分也。」鬢兒倒地哭曰：「我亦漢民，何為欲取我首？」三女亦悲哽。矩兒曰：「吾不來告，殺人者死，不殺人者亦未必生。今三女能以贖授吾，陳於父母，速納款。則三女不死矣。其一女必欲殺者，但自陳主使害副參之人，吾亦全家代請免死。甘總帥惻隱仁人，或得有死，徒慟哭何濟耶。」鬢兒跪陳其悃云：「我不欲賊漢使，而兀左丞、易萬戶、曷都把三人，以勢脅之，始命手刃，我更思其次，乃以膚肉累盛德，即於阽危，悔將何及矣！」矩兒曰：「然則坑汝四女者，唯此三人，若獻讒於大王，而使就戮，吾歸告父母，列汝輩軍功，豈徒不誅斬已耶！」鬢兒曰：「主人厭此三人，阻撓降事，稍為浸潤，王必誅之。不待用讒也。」矩兒曰：「其無誑乎？則請設誓。」四女皆伏地仰天自詛。矩兒亦從之盟。起曰：「三人頭即納款具矣，安用他贖。」其三女恐不勝重托，鬢兒復誓曰：「我不能取彼三人首者，仍將吾首去，不波及諸姊。」

三女皆灑涕謝。矩兒曰：「三日內，汝大王以三頭懸旗下，即受撫之期也，吾自領前軍策汝救等。」四女齊詫曰：「童子亦將軍耶？」答曰：「臨數十陣，殲千百人，豈真漢娃也哉。」即奔去。其足捷，雖神駿不能追。四女同額慶曰：「天公不欲吾四人死，故遣神人來，不盡人謀，無以酬天賜矣！」鬢兒曰：「孰昵大王而進其說。」三女皆曰：「謝姊以媚副參之術媚大王，即以死副參之心死三帥，或援三妹以為證，同聲相應，妹等靡不從也。」鬢兒曰：「我將托疾以大王，苟問三姊，則以忤兀左丞對，吾見大王，自有以聳動。蓋左丞在三人中，為有智謀而強悍者，大王固嘗猜忌之。誅此，則易萬戶曷都把，接踵死矣。」三女皆服其巧。後般果召鬢兒，辭以疾。復問三女，則對曰：「鬢婢向承大王歡，不屑與臣下戲。兀左丞昨夜伺大王與紅苗人話，呼鬢婢歌舞。徵辭曰：『大王在前，猶可以奏薄技；私自為好，欺君父也。』左丞怒，以劍擬之。彼散發自求死，故甚憊也。」般促鬢兒問狀曰：「慊慊不起，為明一兄乎？」對曰：「昔以大王命侍明副參，婢求合也，彼且不願，云：『即不能無欲，何至奪大王歡？』」

婢束縛馳驟之，以至於病，卒不少動，所謂人之無情也。何足以勞我寤思，而慄慄至此。」般曰：「病不於明，則在我矣？」對曰：「婢每念大王豐度雲龍，神明天馬，輒軒鼓舞之不遑。苟無病而呻，悖之至也。」語畢，淚湧濕衫袖。般問曰：「且訴吾，無自掩抑。」鬘兒曰：「婢此時，不敢不以實告，大王幸勿泄，若其人知背面語，不獨罪婢，禍且及大王耳。」般怒曰：「可是兀狗！」鬘兒曰：「婢視其人，竟不如狗，狗之性，守主人戒。嚴門庭之禁。兀左丞曉夜淫縱，勾結紅苗人，入據大王坐，猶折辱大王，曰：『酸丁無恥，便擁虛位，且不聽吾言，而信漢腐明化醇之說，無端豎降旗，自絕之道也。早晚吾斲其頭，來獻爾主！』似此妨主之事，狗肯為哉。」般益怒曰：「是固然矣，何以命汝歌舞，而迫汝以死。遂槁容而顰面，若是之不堪？」鬘兒痛哭，咽死半日，乃蘇曰：「婢嘗曼聲以歌，連臂而舞，以侑大王之觴。兀左丞何人，先淫彼三婢，又欲婢一人薦寢後，更作歌舞？婢曰：『此身大王所幸之身也，此技大王所悅之技也，左丞若罔上行私，罪且不測矣。』左丞勃然，擲劍欲殺婢。婢曰：『殺我，大王必報。』左丞詈曰：『大王直一文耶，此位不久屬吾矣。屍居餘氣，作威福者幾時？』婢以頭觸彼。彼命曳歸，狼狽將死，見大王而訴其憤懣，死不朽也。」

般又召三女，問以何故被兀狗淫。三女泣曰：「某等三婢無寵於大王，忍顏為此，亦非中心悅彼。謝婢不堪其虐，惟大王憐之。」般命四女出，密召兀左丞至帳中議事。兀趨進，般命縛之。兀呼曰：「某無罪，何故遭縛？」般數之曰：「兀狗尚雲無罪款！令予殺天使，罪一；以書通紅苗，使彼來責予，罪二；予雖薄德，未必遁荒。汝狗欲奪予位，罪三；歌舞女非汝狗所得染指，而敢淫三女，罪四；謝鬘兒予與明一兒昵愛之姬，汝狗欲私之，欲役之，又以劍奪之；罪五；有此五罪，不速斬，何以示六軍，牽出斬之。」兀歎曰：「人之雲亡，邦國殄瘁，其大王之謂矣。」乃就戮。易萬戶曷都把相與悲曰：「大王誅左丞，吾二人死期近矣。」哭兀屍而勿焉。般聞之喜曰：「三人死，無梗降書者矣。」命以三頭置旗下。矩兒隨正參至，樂般面縛出降，季孫釋之，與巡視營壘，降其眾五萬人。季孫問曰：「苗女謝鬘兒安在？」旋有自縛前者曰：「婢萬死，奉天命侍明副參床側，非有蠱惑，而副參與疾歸，如一息尚存，婢願奉藥餌。有不諱，則以身殉。」季孫曰：「誰謂蠻夷之鄉，無巾幗之彥耶？」即命載，先詣副參室。其三女亦放還鄉里。樂般入西陽城，將謁甘君。傳化醇將死，甘君往視，般不及見，季孫入化醇室，甘君垂淚言曰：「先生以死醫來，宜副參之不治也。」季孫駭問化醇之人，則曰：「昨鬘兒來省，一慟便絕，但心頭微溫，停之廡下，故副參之疾危甚。」季孫曰：「果爾，宜用從治之法，先救鬘兒。」甘君召木蘭問曰：「天女出世，應有活人丹。今急而求之矣。」木蘭曰：「昔白鶴灘矮道人借龜首，用母丹濟之；石灣之戰，五十人為妻萬赤兕死，用子丹救之，皆無有存焉者矣。或以涎香治死人，三日內皆可活。」甘君曰：「苗女以哀死，乞賜返魂香也。」

木蘭入廡下臥鬘兒處，人竊窺之，惟見吐細火一縷，熏其鼻觀，滿室聞異香。木蘭即去。鬘兒作號楚聲，吐結痰如大果核，遂活。遽走入化醇室，則病者痰方上湧如輻輳。目皆返指，色變黑。兒復咳出一果核投入輻輳間，病者色轉黃白，目漸合，無聲。左右驚，將以氣絕奔告。鬘兒曰：「無嘩，副參自此生矣。」頃之，甘君與季孫偕視，則化醇倚床坐，鬘兒侍語，各如平常。化醇拱手曰：「司馬君即於今世相見，實化醇他生所未敢卜者，然總帥澤及一同穴，惠於兩再生矣。」鬘兒亦叩語曰：「婢死去，冥中將治以殺副參罪。忽聞門外有副參代訴之語，冥王漸釋怒，香氣之來，冥中皆合掌頌天女者三，示婢以二果，命速核啖之，乃復見天日也。王師其得天女助耶？」季孫曰：「總帥劍佩之林，其人斯在，勿傳妖妄也。」化醇似有赧焉者，言曰：「生死之恩，豈敢忘報？第鬘兒來侍，未忍驅之。」甘君笑曰：「副參始為願士，今變軼材，遭用兵之詐謀，非有疾而好色。請傳餐即如冀，行陣無異邛壚，婦道無成，吾時方利，何至若垓下之美人。晉陽之玉體也。」鬘兒亦跪請曰：「生死而後，無復香粉情，即侍副參，寧為褻，非潔白無以立行間，求雌求牡之私，重來則盡消融矣。」化醇亦點頭曰：「吾返初性，彼存其真，當冥途相赴之時，冷然一悟。」甘君喜曰：「若然，則一辟一闔之原，已自了了也。於吾軍必有所濟。」召木蘭至，謂鬘兒曰：「汝不識天女耶，即此將是矣。」鬘兒曰：「婢亦願飾此妝於軍中無異服，可隸女弟子乎？」木蘭曰：「可也，教爾執戈而無感。他日或有用奇之地。」鬘兒拜倒其下，稱曰：「師氏。」甘君季孫皆賀木蘭得弟，而化醇惟恐鬘兒背師也。矩兒前曰：「副參今日有治疾之小妻，乃得魚兔而忘筌蹄，邈吾斧克人矣。」甘君大笑，謂化醇曰：「是兒之致謝娘也，亦盡心力。副參以隔世而有遺忘，宜童子不能嘿嘿耳。」化醇命鬘兒，自亦舉手謝。矩兒曰：「謝娘固我同盟，於副參聊效一軒渠也，何敢言德？」帳外苗有持書獻者，不知從何方來，謹入告，木蘭自率鬘兒行。甘君與兩參議出，命呈書同視之：

居交○歲餘，望夜，交王宮中，起黑子百斛，倒激天庭，潛伏雲路察，有夜遊神報云：往年王兩妃，同日各舉一子，是洪荒時蛇身九首之相柳，降於宮中者。析為二軀，大者六首，小三首焉。吾思馮孟碑下之物，結體在是，殆費搜索矣。婁賊將為再世輔命，今隱山中為盲僧，養時晦以復吾仇也。前夜以小伎倆，竊交王使納款。於是江坪海宴，屈蠓建牙，領舟師之利達，旋兵甲子矣。交王議遣二子入侍，若誘而誅之，反速無禍；如卻其質，反遲有禍。然不大反，安用相柳？迨其時，國家將帥，必有兵死者。死疆場正也，夫又何慰？中山國中，曾晤本師，有書來訊雲，弟子得交大賢，殊有近境，因思明公，勛施已爛，居已彌恭。在天之降真宰，率土而罹俊髦，可云宜且有矣。川中事葢，行赴楚師，用妖之地。吾檄惡神相援，幸勿惶懼，鄙天女入世，多立奇庸，為道人申未亡人之慶。年月日，宜京道院遣白苗寄。

甘君謂兩參謀曰：「是吾廣州之滅火真人也，出入生死，變通陰陽。今潛蹤交址，俟吾還廣，復相助耳。」以書示木蘭，答曰：「矮道人謂妾為未亡人，何齒牙之輕薄也。」甘君命樂般入見，般陳詞曰：「某雖長白蠻，實為蠻後。惟總帥俾之來歸，與以安緝。自今以往，將復以漢臣，不沒於群丑。」甘君溫語慰之，且問曰：「傳書之人，亦汝白苗族耶。」般曰：「即某次子也，始為南人所掠，今始歸。前日相逢，猶疑夢寐。」甘君曰：「父子歸漢，苗民不足平矣，何不令爾子見我？」般曰：「慮幼小未嘗見總帥，未免侷促。」即呼至，小童也，跪拜如漢禮。甘君問：「年幾何矣？命名為誰？」對曰：「獮兒剛十二歲。」甘君曰：「汝在南交，見矮道人而為之雁使？鬚鬣之齡，烏能由廣達滇，而至川東也？」對曰：「獮兒自紅夷之賭咒河入滇，差近於廣西矣。」甘君問曰：「亦識字乎？能試劍乎？」對曰：「劍術得之道人，字學由於阿父。」甘君大喜，呼矩兒入曰：「汝兩小擊劍為樂，吾薄言觀之。」矩兒曰：「以何為賭？」季孫曰：「小錦袍一，玉條脫二。」兩童擊劍，就地騰起，自辰至午，無勝負，千五百人及降苗聚觀者，色飛眉舞，嘖嘖不已。甘君命曰：「止！止！倍所賭物並賞之。」化醇曰：「予與樂君故文字交，矩、獮兩童又戰陣友，今日少長咸集，當得聊詠。」矩兒曰：「兒不能為斯，請退。」甘君曰：「兒之家學，庶幾天上人，乃肯讓獮兒獨步哉！」矩兒稱不敢。木蘭率鬘兒出，告甘君曰：「女弟子本嫻武事，略一指點，技可用矣。」甘君曰：「胡勿進以文教？」樂般曰：「彼在帳中，時歌新曲，皆其自撰也。稱其少日嘗師大家。」木蘭曰：「搦管之事，重於操戈，吾不必賢於弟子矣。」季孫曰：「昔者屬和總帥清吟，尚留萬里橋邊酒人之壁，而多遜謝娘乎？」甘君曰：「八人各拈二韻，吾自引之：

反側爭先為幾肉，（鼎）

憂危取次到般瓠。要求玉燭光天下，（季孫）

曾載金支漾海隅。塵劫尚煩刀鷲，（木蘭）

遠懷猶吝樹珊瑚。愁從絕域看標柱，（獮兒）

枉被重門識棄。計出仲連城內箭，（化醇）

魂飛交甫水間珠。手援枹鼓徵非戰，（鬘兒）

志合膠庠俠是儒。並口戎戎修鞞，（般）

成行兒戲列氈毼。乞醫留侍魯男子，（矩兒）

殺賊走降崔大夫。榭葉山空聞解甲，（鼎）

蓮花縹緲佇投壺。磨崖功勿銘關塞，（季孫）

橫槊詩原著舳艫。人謂軍仍有一范，（木蘭）
我占田必獲三狐。盡教象負甘除刺，（獷兒）
但得羊來願捋須。滌器馬卿方諭蜀，（化醇）
造舟王睿可平吳。陰謀及婦羞言哲，（鬢兒）
外事當官肯入粗。身受國家歸命冊，（般）
氣噓妖孽辟兵符。焉知虎旅分醪宴，（矩兒）
已制龍樓獻捷圖。（鼎）

賦畢，蜀帥遣告云：「秀山賊來逐土番，遇伏者皆死。今請受降。」甘君問般曰：「是卿招之使來者耶？」答曰：「犯天兵者，正不知死所，前已召孽子兒，束部下二千人來款。又獲濡滯之愆，乞免治。」甘君曰：「僕將赴湖湘，卿子須以降人還故寨，卿與獷兒偕入楚耳。」遂檄蜀將士留鎮，而奏請隨徵者七人。獷兒授小冠軍使：

山人枕石易朦朧，真色都由幻妄中。
腐裡可憐尊飯釘，神方不解試芎。
行來玉女難逢笑，望去金夫自有躬。
誰謂令嚴軍寂寂，天教婦孺詰兵戎。

能鯁丈人諍曰：

銅銷則無武，錦秘則無文，而怪物橫行，奇書散佚，是由不能明乎。化醇之理，而侈談性命，已落空禪，稍涉功能，仍流雜伯，無稽勿詢，鮮見其可。史氏提唱微言，表之曰明化醇，始知盡人物性以贊化育，於斯詣極也。

床附乎身，故由趾足而膚，皆能為剝，倚之則時徙時依，不剝其趾足膚者。保不剝其心腹腎腸乎？床也者，構精之區，則不足語此。明化醇而倚床，則將以其明，而致之於化生矣。倘所謂自明而誠者歟！

在床為偃息之象，倚床乃輾轉之神，有存有養者，不為是形。何思何慮者，不及此態。則明而即於昏，其即倚床時之出人也。

化醇之相，乃善相也。妍者見之而廢其妍，蚩者見之而忘其蚩，育物之道，胥以其相矣。且非以己之自視，與己之視人為相，而以人之視己，與人之視人為相，則數通乎河岳日星，而理極乎乾生坤始，豈徒釋氏二十四善相之說哉！

物以有者為末，而以無者為本，化醇之本相，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者。此時固無人見，亦無己見，斯本相涵焉。戒慎之功，葆此本相也。不葆則迷矣。

迷者迴別於忘，忘本相，則天也而人，人也而物，皆不知其誰何？蓋仙官居塵世，不復慕仙；貴人為畜生，安能知貴。由於忘也。迷則相在是，持之過急則忽在彼，本相自然，驗之較親則又茫然。先迷後得，是在明之者。史氏婆心，傳此一篇，以為盡性人斟酌至善。